

8019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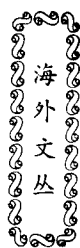
给文明把脉

0818

诚然谷

0828





给文明把脉

0318

—

0328

花城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给文明把脉

诚然谷

(国内版)

花城出版社出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香港中環域多利皇后街9号)

联合编辑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印张 4插页 110,000字

1986年3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

◆ 印数1—1,390册

书号 10261·834 定价 1.35元

巴黎的落地窗 代序

去年在巴黎，住香榭大道旁小街上一个四百年旧的小旅馆。巴黎几乎可以说是一个不夜城。我本来也喜欢过夜猫子的生活，所以每次去，无论独自或有伴，总是在外头玩呀逛呀，不到深夜两、三点钟，绝不回住处。

这个旅馆虽旧，但装璜华丽，可看出当年全盛时期的风头。唯一叫我不习惯的，是它的隔间狭小，从阳台上伸手几乎碰得到隔壁阳台的栏杆。

再加上香榭大道上的车声频频传来，我就有些担心早上会不会太早被人声车声闹醒。

那一趟在巴黎，结果睡眠几乎完全被剥夺。三、四点钟上床，七、八点就被震醒来。而那罪魁，既不是隔壁邻居，也不是车声。

而是一群鸽子。

这些鸽子，除了尖锐聒噪的喉音，它们还具有特殊的飞

行本事，活象是二次大战空战电影中的德国轰炸机（当然小了很多号）。这附近大大小小的窗户不下好几百个，它们偏偏选上我的来做目标。

它们显然十分有效率，而且毫不客气，以三十公里的时速冲扫过来——顶不坏的速度——把大便对准了窗子正中央叭嗒抛洒下来。然后停在阳台栏杆上，欣赏着它们的成绩。

在这样的早晨节目中起床，心情自然不会好。即使有心情去享受巴黎的晨景，透过鸽们灰褐一片的粪迹，也实在看不到太多阳光。

就是我把身子移站到窗前，它们大概也看不见我。我几回想打开落地窗去赶它们，又怕窗一开，就亲身接受它们的洗礼。

巴黎而有恶作剧的鸽子，才象我记忆中的巴黎。就好比十几年前第一次来巴黎时，从机场乘巴士来市中心，刚下车，一脚踩进一堆狗屎。

眼望着蒙垢的落地窗，睡眠不足的落寞和无可奈何，却忽然叫我想起我这些年来在美国的生活。

美国这个物质上得天独厚、人文上无所不包的国度，实在很难把它放在文明的尺度上来衡量。

你可以钦佩它的美丽、富足、自由和勇往直前、开发新天地的精神；你也可以很容易因它的放纵、暴戾、污秽、自私、幼稚……而咒骂它。

小时候，我对世事判断的态度，所学的是二分法。不是光明的就属黑暗；不是正常可接受的，就是反常该驱灭。很

多小时觉得迷糊的事理，总是相信跟着年纪的增长，也越能豁然贯通。

成年之后，尤其是来到美国之后，逐渐才明白，大部分的事理，落在黑白两极端之间的灰濛地带。

所谓“文明”，有其美也有其丑，正象我在《美女和猛兽》里提到的那个年青荷兰女人一样，其两极端并存的现象，常常并不是用常识可以理解的。

在这个尖端文明的社会里，中国人特有的感受性会受到不少干扰。我们善于见风转舵，务实际，在万变中求不变，以常识去解判事物的合理性。有时候，我就会怀疑，假如不管以什么方式，中国的社会也终于赶上这样的文明，我们是不是也必然这般善恶混淆，美丑不分？

中国人以常识为依归的人生态度，会不会胜过西方文明潜在的极端现象？科技工商的文明尽管往前直奔，人类和他的基本七情六欲是永不会变的。

然而，美国的生活，因为极端自由，也特别多彩多姿。从我的眼光看来，它的很多层面，也有相当可爱的地方。

譬如我住芝加哥市内时，有个瑞典朋友来访，开车载他去街上看。才转出巷子，停在十字街口等绿灯，斜对面一家酒吧中冲出几个人，一个肚子圆圆只穿背心的，手中举着枪，一把抓住正在逃跑的一个黑人，把他抵在墙上，并转头向一个跑出来的高个子喊道：“快抓住另外那家伙，别让他溜了！”

高个子手中也握着一把巨大的银质手枪，就往前头一个

人的背影射了两发。我的瑞典朋友看得目瞪口呆，脸色苍白。我却若无其事地解释说：“往那边过两条街，正有不少中国人，打算建立芝加哥第二个中国区。”

把车子左转弯，就朝湖边走；只过一条街，来到一大片绿油油的公园。

公园中有的人正在烤肉野餐，有的在玩排球，大人、儿童悠游地嬉笑着。过去靠沙滩人烟比较少的一株大树下，一男一女正盖着一条毯子在做爱。

站在污秽的落地窗前，看不见巴黎的晨景，这些关于美国的生活感觉却尽在脑中转。

那群鸽子，仍象小轰炸机一样，轮流用大便横扫着我的窗子——睡眠惺忪的我，却不自禁地笑了起来。

曾喜欢过一支歌：“我从没答应送你一个玫瑰花园。”

巴黎也从没答应我不会迎着粪便扫射的声音起床。

回想十七岁，我在主编高中校刊的时候，有一个早熟的朋友给我写过一首诗，拿来形容我这些年月的心情，再好不过：

我们活著

扔着 扔着

珍珠和鲜花

射着 射着

毒箭和飞刀

我们在无数的珍珠、毒箭、飞刀、

鲜花里活著

我们为了一颗最小的珍珠
流下深深喜悦的泪
我们为一朵芬芳的鲜花
不惜一死

为了侧身而过的飞刀
我们便盖上失望的阴影
为了毒箭掠空的声音
我们一再死去

扔着 射着
射着 扔着
我们在无数的珍珠、毒箭、飞刀、
鲜花里活着

——一九八四年五月于芝加哥端斗农庄

内 容 提 要

诚然谷，原名谷文瑞，现任美国某大企业公司的高级主管，为近年在海外颇受欢迎的作家。

本书所收廿三篇精采散文，内容大抵是美国社会的人生百态。作者的敏锐的观察力，透过事物的表象看本质，并善于从东西方文明的角度加以分析比较，字里行间融解了丰富的知识，闪烁着睿智和幽默的光芒，显露出独特的风格。

责任编辑：蔡嘉蕨

叶曙明

装帧设计：钟蔚帆

苏家杰

成长不是容易事
成长之后，也并不容易

谨以这本书
献给：
父亲
母亲

海外文丛

黑色，黑色，最美丽的颜色

聂华苓 著

海外华人作家小说选

李 黎 编

海外华人作家散文选

木令耆 编

海外华人作家诗选

王 渝 编

给文明把脉

诚然谷 著

黄金泪

张 错 著

不见不散

袁则难 著

野餐地上

蓝 菱 著

大江流日夜

李 黎 著

破 冬

叶 子 著

书号 10261·834

定价 1.35元



作者近照

目 次

巴黎的落地窗（代序）	1
鬼镇故事	1
职业不是写作	8
待沽的星星	18
大寻宝	24
新衬衫	31
大骗子	35
忙人世界	42
曾荣的帽子	48
男友之死及其他	54
爱的面貌	60
老朋友，新游戏	66
我娶了个“洋老婆”	72
末日信徒	76
十七个不懂	82

美女和猛兽	91
纸上神探	100
贝丝的机会	109
专家，专家	116
我也斗牛	125
给文明把脉	140
娱乐，和吃毒药的方法	148
与女人谈运动	154
敬邀下乡	163
诚然谷小传	176
诚然谷的著作	178

鬼 镇 故 事

杀死大盗杰西·詹姆士的凶手

乔和我花了一个多月，在美国西南几州的大原野里旅行。千里浩瀚的山岗和沙漠，到现在还象早期大银幕西部电影里一样，原始、荒芜，漫无人烟。一路上，我们沿峡谷搭野营，烤叫化子鸡，捕鱼营生。有时候就跨上马背，驰骋在一片叫人屏息的雄壮和美丽中。

这趟旅行真正的目的地是眉萨沃笛（Mesa Verde，印地安名，意为“绿色高原”）。这里是美国唯一的四大州交会点（新墨西哥、卡罗拉多、犹他和阿里桑那），海拔两万呎以上。立在那尖峰上，极目四方，天涯和地端无限延伸，在虚无缥缈间融成一片。难忘的是那种浩浩然立于天地之间的震慑感。

到眉萨沃笛的路上，有一个叫克里得的小镇(Crede)，是开发时期相当出名的银矿城。现在除了一些锌矿，已经不很热闹。但它保存了当初西部时代的建筑和气氛。连走在路上巡逻的警长，也还是穿着带刺钉的马靴，五角银徽别在皮背心夹克上，一顶大牛仔帽，银手枪斜佩在大腿边，神气活现。

克里得整个镇只有一条沿山坡而建的主要街道。我们穿过那条街，依狭窄的碎石路往山上开去。这时天气阴沉，有绵绵细雨。四周的气氛是种古怪的宁静和忧戚。

在山腰上端，我们找到一个墓园。我们下车步行，穿过一排排参差不齐的墓碑。有的是木头刻的，有的是石头刻的。从最简陋到最华丽。年代有的远溯至一八〇〇年左右。

整整用了一小时，我们才找到鲍布·福特(Bob Ford)的小墓碑。

就那么孤零零的一块老木板，名字和生死年代。他原是西部时代一个声名狼藉的枪手，想参加轰动一时的江洋大盗杰西·詹姆士(Jesse James)被拒，结果在一八八二年从背后暗杀了詹姆士。

他后来到了克里得镇，就在一个露天音乐酒吧里，自己也被人从背后枪杀掉。克里得镇从来没有象那晚那样热闹。人人都畅饮香槟，高歌狂舞，庆祝他的死亡。

那个酒吧虽已重新修建，盖上了屋顶，但直到现在仍经营酒吧及餐馆生意。我们那天就在那里吃晚饭。饭堂部分一整面墙上，画了一幅巨大的彩色壁画。就是鲍布·福特当年在这里被谋杀的一幕景象。但见福特应枪正在仆倒，胸上枪

口一片血向四处喷。

这面壁画和餐厅里杯盘交错，蜡烛、洋灯的欢宴气氛真是一个奇怪的对照。以这种方式来纪念当地的历史，也确有其幽默感。

七十多岁老牛仔口中的鬼镇

没来克里得之前，遇到一个七十多岁的老牛仔。他知道我们的行程，就谈起这路上几个“鬼镇”。鬼镇不是闹鬼的地方，而是在西部开拓时代，因为发现金矿、银矿或位处驿马车交通要道而盛极一时的市镇；之后因为矿脉竭尽或时代变迁，突然没落，被居民遗弃了。

离克里得墓地，再向山路开个十几分钟，就有个叫独身镇（Bachelor）的“鬼镇”。

在一株半死的枯树上，钉着一块灰旧不堪的木头，上面草率的漆着红色的镇名。一眼望去，这是山坡上比较平坦的一块平原，杂草丛生，大半比腰还高。四周有不少巨大的树。所谓鬼镇，尚存的只是十几幢支离破碎的粗糙木屋，和满地的破瓶、烂皮鞋、破油灯、和锈透了的罐头等等。有四、五幢木屋很接近，大约十五、六步远；其他就三三两两散布在山坡斜下去的地方，有的则远远的被护在几株大树间。

这鬼镇其实地点极佳美。它后头依着两座直挺挺的大山，透着雨那背景是一片灰濛的蓝绿，蛮有情调的。我不知道当初那些来挖银子的人们是不是也因此在这里落脚。